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

之八

杨大群著

# 黑龙江怒吼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 •

- 之一 草头屯恩仇
- 之二 东北王世家
- 之三 关东城播火
- 之四 辽河套枪声
- 之五 九·一八风云
- 之六 义勇军崛起
- 之七 傀儡 登基
- 之八 黑龙江怒吼
- 之九 长白山涛声
- 之十 八·一五光复



##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章回体系列长篇小说《关东演义》的第八部，与其他各部既有连续性，又可独立成书。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了，在抚顺煤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平顶山大血案，一起杀害男女老少三千余人，其惨状目不忍睹。抗日将领马占山再度起兵，在北满与日寇进行了激战，终因冬季缺粮短衣又没子弹，被迫撤到苏联境内。随之，山海关、热河沿长城脚下，东北军与关东军展开全线战斗，由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致使整个东北很快沦为日寇铁蹄之下。接着张学良被蒋介石威逼辞职下野，在上海戒烟后，携家眷出国游学，回来在杭州同蒋介石会见，接任了“剿匪”副总司令之职。

这期间，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始长征北上抗日的壮举。中共满洲省委在杨靖宇等同志领导下，积极组织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开辟了游击战场，英雄业绩可歌可泣。

《关东演义》是从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东北历史的艺术画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壮丽诗篇。全书约三百余万字，共十部，将陆续出版。

## 目 录

第 一 回	发喜帖吃满月秘密开会 斗把头买通译任重如山	1
第 二 回	大刀队杀鬼子误入陷阱 擎矿灯引明路撤出迷阵	25
第 三 回	刽子手大屠杀灭绝人寰 平顶山大血案中外震惊	42
第 四 回	访汉贞论国事内田回国 烧多门吓铃木占山调兵	64
第 五 回	义勇军救国军合力联军 马占山落马坡中计落马	79
第 六 回	钻森林索伦人搭救亲人 龙门县马占山巧缴伪军	96
第 七 回	伦河岸战多门险中取胜 回马枪杀田中妙在出奇	115
第 八 回	兴安岭突重围九死一生 黑龙江冒风雪叩离祖国	131
第 九 回	山海关议军情决心难下	

	铁甲车闻车站炮轰雄关	153
第 十 回	山海关告沦陷全军悲愤 安营长殉国难大义凛然	173
第 十一 回	张学良视前线暗中叫苦 汤玉麟弃热河明面喊冤	191
第 十二 回	一献旗二退刀哭诉陈情 三拜宋两叩蒋辞职下野	209
第 十三 回	忆往事于凤至酒店相亲 下决心张学良上海戒毒	236
第 十四 回	战长城夺北口军心莫测 忌大烟戒吗啡出国游学	253
第 十五 回	汤二虎破虎皮逃出热河 溥仪帝入幻觉魂游太虚	276
第 十六 回	听龙梦说泥鳅龙颜大悦 闹山庄盗瑰宝群魔乱舞	300
第 十七 回	半壁山登长城大开杀界 四方台讨价钱起死回生	320
第 十八 回	辽河套访故友仓促捐书 河坎子百鸡宴醉卧喜车	340
第 十九 回	互使坏互抱怨尔虞我诈 拨旧情诉新怨万缕千丝	365
第 二十 回	借顺境暗投敌蝎子心肠 转逆流急回首公鸡打鸣	383
第二十一回	张汉卿观日出千头万绪 干瘪抽卖金莲奇耻大辱	406

第二十二回	闲散情游卢宫欣赏名画 无聊时逢名将畅叙遨游	428
第二十三回	赛马场识新朋参加婚礼 公社墙遇学生膜礼拜佛	447
第二十四回	大侦探施小伎憋倒少帅 小局长抖大威打开国门	468
第二十五回	逛水城叹息桥怀念故土 听训词鹦鹉厅魄散魂飞	486
第二十六回	委黄郛约冈村塘沽密约 携夫人抵上海故弄玄虚	509
第二十七回	日军舰长江口劫持邮轮 遣戴笠登码头投石探路	530

# 第一回

发喜帖吃满月秘密开会  
斗把头买通译任重如山

义勇军打奉天城烧了飞机场，震动了日本关东军，发往黑龙江省的日军调转头来解奉天之围，他们很害怕义勇军掐断奉天、大连、安东通往满洲国首都新京的几条铁路线。如果这样，他们扶植的傀儡国就支持不住了。抚顺距离奉天很近，义勇军多次扬言要拿下抚顺，用日寇尸体填煤坑。抚顺是日本人的命脉，是日本本土工业用煤炭的基地。鞍山昭和制钢所也用这里的煤炭炼钢。住抚顺的日本守备队配合奉天当局，多次逮捕共产党，把杨靖宇残酷毒打之后交给奉天当局。奉天当局把杨靖宇判了徒刑关进了大狱。日本人认为把抚顺的共产党压住了。满洲国成立后，抚顺首先发现了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这样，抚顺就紧张起来了。

抚顺位于长白山的余脉高尙山前、浑河北岸，是座砖城，明代洪武十七年建成。人们说，“唐修塔，朱（明）修圈（城），留下清朝修佛殿。”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统治中原，势力达到辽东，为了固守边防，防御女真族进攻，从关内迁来大批移民，并在辽东各要害地点修建十八座城，抚顺城就是其中的一座。“抚顺”这一名称的来源，也就是“安抚边疆，顺导夷民”之意。清努尔哈赤占领抚顺城时，骑在烈马上，用马鞭子指点抚顺城门楼子说：“要抚顺我努尔哈

赤吗？烧——！”随着他的鞭子梢，一片火光将全城焚毁。

清乾隆帝来到抚顺城旧城址，用马鞭子指着作诗曰：“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要把这座城重修。大臣们问：“在原地修吗？”旧城周围不到二里。乾隆用马鞭在自己脑壳上划个圆圈说：“我的脑袋要比洪武大一圈。”这样在旧城址南端，扩大范围，修建成清城抚顺。清朝同明朝一样设抚顺为千户所，属于奉天城中卫。

抚顺城里街道狭窄，两旁商店住户拥挤不堪，街道坑洼不平。由于抚顺城产煤出名，人们一说到抚顺城就意味着天空灰蒙蒙，天无三日白，地无半里平。在砖城里一条窄街道的拐角处，新开张一家木匠铺，新修的门脸高出房檐稍，长条门板抹着桐油，摘开门板可以赶进一辆大车去。前屋三间为门市房，后院五间为工作坊。木匠铺老板是木匠李顺兴，他雇有七个吃劳金的伙计。这么个大木匠铺只是做两样东西，一是做棺材，有最好的黄花松的鼓腔、三起楼的花头大棺材，有杨柳木篓子，用柳木不凿榫，全凭铁钉子钉的狗一碰就散花的“狗碰”，还有骨头匣子。另一种东西是做悠孩子的腰子形状的悠车子。涂着大红颜色，画着黄花绿叶，悠车子头上画着太阳，悠车子后头画着月亮，悠车中间画星星，为的是使孩子们一天到晚睡的安详。悠车子帮上安四个铜环，悠动起来“哗啷哗啷”响。悠车子悠动起来还发出“吱吱扭扭”的小鸟歌唱声，妈妈哼着摇篮曲催眠，引孩子入梦乡。

太阳是苹果，月亮是鸭梨，

满天星星是孩子的明亮眼眸子。

苹果香、梨子香、枣儿香，

啥也比不过妈妈奶水香。

我的宝贝，妈的心尖儿，

快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顾客来买棺材称阴货买悠车子的称阳货，指的是阴阳二界，棺材是送死的，悠车子是接生的。这两种货放在一起非常合炉。这个木匠铺用李顺兴名字开张了，字号就叫“顺兴木铺”。

李顺兴在奉天城见过省委书记刘少奇，他听少奇给他讲过党的任务。少奇还仔细地听过他和马丫头对抚顺矿山和矿工的生活、斗争的汇报。少奇认为党对抚顺矿工的领导太单调，除了抓矿工斗争，不过问矿工的生活，还不到各界去开展工作，这样就产生关门主义。少奇说，不能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有了觉悟，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就都有觉悟，就会一同反抗剥削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少奇要李顺兴回到抚顺矿山把各阶层工作开展起来，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唤醒民族觉悟。少奇还过问李顺兴本人的情况，亲自批准他和马双荣假夫妻真结婚了。并要他以木匠手艺为名开一个木匠铺，一方面掩护党的工作，一方面把铺子的收益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答应由省委先筹一些本钱作为开张资金。不久，在省委和少奇的关心下，把资金送到了抚顺。

李顺兴为了开设这个木匠铺卖什么货，真还下了番心思，论手艺，他打箱子柜手艺出众，为了显手艺争买主，他打出的箱子装满水，放里边半斗黄豆，水也一滴不漏，黄豆泡膨胀起来，撑得箱子板“嘎巴嘎巴”山响，箱子不抽楔不拔卯，不漏一滴水。他打出的柜子在地上滚十个滚不斜扭不走样，关上柜门子，严实合缝，针尖都插不进去。他和马双荣想来想去还是拳棺材卖，这种货不论穷富死了人都得买，有些当官的家伙迷信，他们不爱接近这玩艺。再加拳棺材将就孬木料，把好薄板做成悠车子，就以这两种货开张了。

木铺由“伙计”们干活，内柜由马双荣照料，李顺兴跑外柜，和抚顺各界打联络。他为人老实厚道，矿工、店员、小官吏都和他有来往，谁有个为难遭窄他鼎力相助。木铺买卖兴隆，砖城里外办白事的棺材，办红喜生儿育女的悠车子都到顺兴木铺里来办置。外人七嘴八舌头说他走红运发了财，说他在地底下掏出黄金狗宝了。有的人夸他手艺高强，凭手里斧子砍出的家业。有人说马双荣命好，手脚勤快，为家过日子炕上剪子地下镰，锅里无生米，灶下少虚柴，小日子是苦熬苦拽起来的。小丫头象个出土小苗眼看着往高里钻，小嘴巴甜得家里人看着眼珠笑。

矿山里的各工会和李顺兴也都有来往，有的小把头偷运出木料到他这里来卖，这就使他对矿山上的日本人和各大柜的情况摸个八九不离十。矿工们开头和他疏远一阵子，逐渐地和他又亲近了。大家知道他这个人，在下坑那阵也是苦出身，在坑下几死几活过，当过卖身华工。在坑下大出水时他是最后一个爬上坑的。住老龙宫时矿工们和他处得不分彼此。现在他开木铺发了财，也不把钱攥得那么紧。穷矿工找到他头上，他从来没有拨回过。日久天长矿工们更进一层认为他是埋在煤底层的煤精。开头儿日本守备队抓共产党，接着军阀抓共产党，易帜后的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抓得更厉害。经过几次罢工矿工心中感到共产党是工人的主心骨，矿工说，熬菜没盐菜味淡难咽，过日子没有共产党就感到没有奔头了。

李顺兴很快地和矿山的铁路工人挂上钩，发展了党组织，矿坑下有点啥问题，铁路上火车头拉声响鼻就知道了。

抚顺炭矿机械制造所的工人，过去矿工罢工他们看着不动弹，说矿工是地下的，和他们地面上边的不是走一条路。抚顺党支部慢慢地和他们交往，宣传工人阶级是一家，都受剥削

压迫，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在炭矿机械制造所重机厂，日本人厂长山下不让本厂工人参加工会；不准许仨工人在一块堆磅嗑；上厕所不能超过三分钟，违反厂长订的这些规矩就开除。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觉悟，反对日本人山下蓄意开除中国工人，掀起了数百人的大罢工。山下关上工厂大门，不让工人进厂交涉。铁路工人从内线开辆火车头来支援。车头开进重机厂大门口就坏了，卡在两扇铁门中间，工人一窝蜂似地冲进工厂。矿工也来支援，他们不下坑，说是坑下的机器太旧有危险。这回厂内外一联合，罢工坚持了两天就取得了胜利。迫使日本炭矿所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被开除的工人复职，将日本人厂长山下撤职，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复工那天，堵在大门口的火车头呜呜叫着开走了。但这次闷气憋在日本鬼子心窝里了。

在矿工住宅区，是中国人开的粮店、油店、烟酒店、杂货店，日本人弄来一伙朝鲜人，扯旗放炮地开起买卖来了，和中国人开的小买卖唱对台戏，还派出日本守备队来帮凶，有意在中国人买卖门口抓坏人，搅和工人不进中国人店铺买东西，这分明是从中打杠子。

开头中国工人就是不进朝鲜铺子里买东西。朝鲜铺子里的东西贱卖，工人愿意多花钱也不到朝鲜铺子里买。日本守备队凭白无故地抓工人，惹恼火了中国工人。卖水的工人不卖给了朝鲜人水了。日本守备队开军用水车来给朝鲜人送水。中国制水厂工人连日本人住宅区的自来水管子都拧死了。日本守备队一看事态要闹大发，把朝鲜人撤走了。在中国买卖门口打架的坏蛋，遭到矿工们的一顿暴打也不敢去胡闹了。这次是抚顺的小商贩和矿工联合起来，打败了日本守备队。中国小买卖庆胜利大减价三天，矿工们买肉打酒叫吃胜

利酒。在小酒馆里矿工们推开窗户划拳喊酒令，吓得日本守备队开出装甲车，支起机关枪四处转。

抚顺城的中国人不再害怕日本人了。大家说日本人有枪有炮，抵不住中国人几泡尿。日本鬼子是狗，你跑他就撵着咬，你站住他就吓跑了。抚顺党组织一天天壮大起来。经省委批准要开一次会，秘密传达党中央的抗日精神，对抚顺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前些时候省委决议要在抚顺搞武装暴动。还作出了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具体计划。提出抚顺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抚顺地方苏维埃，建立抗日红军。抚顺党组织认为抚顺党的工作还很薄弱，距离奉天城太近，日本关东军驻扎很多，搞冒进了会损伤刚刚恢复的元气。

刘少奇走后不久，共产党中央派陈潭秋来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他一来就注意抚顺矿工，他说抚顺矿工的觉悟还没有达到成立苏维埃的程度，还不能公开成立抗日红军。他说抚顺不按矿工特点来进行工作，抚顺革命定会失败。他把李顺兴找到奉天城谈了两天两宿。他计划到抚顺搞调查工作。不久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前夕，罗登贤来到满洲，他非常重视抚顺党的工作。他说抚顺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最早的重要地区之一。那里有几十万产业工人，也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那时，敌人对抚顺地区监视异常严密，外人特别是南方人，因口音不同，最容易被敌人识破。罗登贤为了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抚顺巡视工作。

抚顺党组织在李顺兴的木匠铺，为罗登贤安排了住处。因为敌人在矿工住宅区的活动非常厉害。正好李顺兴生个儿子刚到满月，借着“吃满月酒”掩护罗登贤的工作。

李顺兴木匠铺生意兴隆，这吃满月酒闹腾的很热火。“吃满月酒”也叫给孩子“下奶”，在东北地方这是一件大喜事。婚后生儿育女，都要由父母给孩子起大名和小名（乳名）。一般孩子先叫小名，长大念书才叫大名。产妇的母亲和亲戚来“下奶”，要送白面、红糖、鸡蛋。母亲到了女儿家在门外叨咕：送鸡蛋嘎达达，孩子吃奶嘴叭达，妈妈奶水哗哔哔，孩子长得一天比一天大。带来的筐和篮子不准拿进门里，说是怕把妈妈的奶水给带走。产妇家要给来“下奶”的亲人做面食，意思是孩子长得白胖。这套俚俗就叫“吃满月酒”，也叫“下奶水”。

李顺兴给孩子吃满月酒，为的是使党的领导罗登贤在抚顺能安全，能把党中央的抗日指示传达给党员骨干。这满月酒要办得红火，把抚顺城的日伪军警耳目遮挡住。还得和他木匠铺老板的身份相符合。这就要有点讲究了。要使来“吃满月酒”的同志很混合，敌人看不出破绽，才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开传达会。要想把当地伪军警的耳目蒙住，这就要使点手腕，动番心劲了。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人们通常怕惹麻烦。这李木匠铺反常地大发双红纸烫金字的喜帖子，写着“敬请弥月喜酌，望光临寒舍，李顺兴顿首。”

顺兴木匠铺今天打开了前后大门，这吃满月酒的吉庆日子，不单前门挂彩灯笼，就是后大门也挂彩红。在院里搭起了山字顶的席棚，做喜宴摆喜酒。还雇了两拨鼓乐手，吹吹打打热闹了一条大街，这气魄，让人们看着咂舌尖儿。

打早晨起来道喜的人，就不断捻。近乎一层的亲朋好友，都到上屋看刚满月的小男孩。孩子的脸蛋扑着香粉，抹着红嘴唇，在两条眉毛之间的脑门上点个又圆又红的点，这叫喜庆点。孩子身上穿着红袄，下身包着红地黄福字的夹被。

孩子的妈妈马双荣也穿着滚边大红袄，她老是笑眯眯的，一会儿把孩子抱起来，一会儿把孩子放在悠车子里。她还忙着张罗酒席，安排客人入座吃酒，真是个十足的老板娘神气儿。

李顺兴穿着深蓝色绸长衫，头戴黑缎子红疙瘩帽头。细线袜子小口缎鞋，这身打扮把他折磨得够呛，夜里特意穿着这溜光水滑的衣服在地上练走路，好象这衣服有刺儿扎得慌。马双荣看他这愁眉苦脸的样子，笑着说：“这套皮不是咱们这号人穿戴的，可你这个大老板就得穿这套行头，不然叫人看出差眼来，你木匠师傅这出戏就唱倒台子啦！”

李顺兴把内院里屋的侧门通开了。党支部和党员骨干来见罗登贤的，准备在那个小屋里谈话。前柜房干木工活的同志抽出两名，前堂后院地照顾着。

在正房的八仙桌上供着子孙娘娘，摆着八个干果碟子，在正中放一个红颜色的斗，斗里装着栗子（立子），倒插个金福字。表示儿子带福来了。斗前一个插瓶，称圣水瓶，瓶口插着带毛毛狗的柳条。这是辽河两岸的规矩，柳树好栽，插上就生根发芽。意思是儿子好养活。在吃满月酒的供桌上，分为：一、二、三月埋柳根，柳根辈辈传子孙；四、五、六月栽柳枝，柳枝一杈比一杈高出头，辈辈儿孙住高楼；七、八、九月插柳芽，柳芽就是银毛狗，儿孙辈辈都富有；十冬腊月剪柳绒花（用柳絮粘贴后剪成），子孙后代北京城里骑大马。穷人家吃满月酒，没有酒也没有菜，只是从柳树上撅下几枝插在土里就算满月了。这传下来的风俗，穷家、富户都沿用了。真是富有富安排，穷有穷打算。

这几天，李家最欢实的莫过于女儿小丫头了，她穿身花衣裳，扎两条牛犄角小辫子，花袜子花鞋，一迈腿跳着走，老是咧着嘴儿笑。从打妈妈生下小弟弟，她就不止一遍地把

小嘴贴在妈妈耳朵上嘀咕，让妈妈把这个小弟弟给她。她出神地看着小弟弟，轻轻地摸小弟弟小脚丫，摸小弟弟小嘴巴，小弟弟咧咧嘴，她跟着也咧咧嘴，夜里她非挨着小弟弟睡才能闭上眼睛，睡梦里还喊小弟弟玩呢。家里来人看小弟弟，她就在旁边护着，谁摸小弟弟一下她说：“慢慢摸哟，他还是个小孩子。”

在吃满月酒下喜帖子的前两天，陆续就有姑姑、叔叔来顺兴木铺了。他们带来银手镯子、银脚镯子、麒麟锁、项圈等送给孩子的首饰。孩子妈忙着招待，客人走后还要记下谁送的份子。一件件礼品都包着红纸，在红绸子铺地的托盘上，摆成个喜字。

李顺兴到夜里就叹气说：“这样搞我心里着实难受，把党的活动经费顺手花掉，真不应该，有的同志流血牺牲，咱们于心不安。咱们开天辟地也没有这么流水似地花过钱。”他皱着眉毛搓着两只大手，象犯了什么大罪，心里憋闷得慌。他一个人就摸到工作坊里去干活，累得汗雨淋淋还不住手。

马双荣是穷孩子出身，从小捡煤渣。不用说花这么多钱，看也没有看过这么多钱。木铺从打开张，买卖还挣钱，她和李顺兴立本帐，一角钱都有下落。她说咱们不是做买卖是在搞革命。深夜里，她端碗面条给李顺兴送去，看他拼死命的干活，心里疼的慌。要他吃面，别干得太过累了，熬坏身子骨，这个吃满月酒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她老是安详地说：“咱们秉正心眼听党的话，不这样显鼻子露眼地干，狗子们眼睛尖、鼻子灵，露了相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有时她硬是夺下李顺兴手里的工具。

抚顺特别支部的领导，来到木匠铺对李顺兴说：“顺兴，你可别太土了，老板嘛，就要变个模样，敌人眼里可揉

不进沙子，满心不愿意，也得打扮得象个老板的模样才行。”

这次罗登贤来巡视工作，抚顺特别支部正好利用李顺兴儿子满月，吃满月酒打掩护。支部领导来看过几次，总是说李顺兴干的还不够阔气，还没有把声势壮起来，应当让外路人看出，这位李木匠雄心勃勃，看财势要吞掉抚顺城半条街。并让他不要两腿打蹒跚，要给大柜、大把头送去喜帖子。

李顺兴听了党支部的话，派柜里专人去给彭三蝎子的大女儿、豆腐西施老大彭汉花送去喜帖子。李顺兴经党的多年教育，懂得了个人的仇恨要服从阶级仇民族恨，个人得失丝毫不准影响党的工作。党员没有这么大的肚量，怎么能搞地下工作呢！

彭汉花早就耳闻李顺兴从卖身华工熬过来了，当上了“自由”矿工，几次坑底下出事故他都没摊上。她恨得咬牙齿。有时一闭眼睛就出现李顺兴的模样，她敢铁板钉钢钉地说李顺兴如果不是共产党，那就十有八九有私通共产党的嫌疑。从打那次矿工抗金票闹事，她就要男人孙大柜对李顺兴下手。后来，在斩曾顺时遇上李顺兴娶媳妇。她象被装在鼓里两面敲打，周围都有响动不知道是哪个方向震动的。她男人在矿工刚刚服贴的当儿，贪婪极了，要煤不要人，和其他大柜为争夺矿工都红了眼珠。往往因为一个矿工双方都大打出手。孙大柜对他的烂婆娘在耳边鼓吹铲除李顺兴的这些话，充耳不闻，愤愤地说：“妇人之见，对一个黑爪子何必剜心揪肝地挂在心上。况且从打我们斩曾顺，这个家伙娶老婆来看，他是跟共产党顶牛的，满矿山的黑爪子都对他噏鼻子。我们去碰他，那正好中了共产党的计。这样下去黑爪子

就会都离开孙大柜，我们在坑上吊死也没人可怜。他们能老老实实下坑，就是用他们的身子来还债。”他粪粪草草地把彭汉花暴损一顿。

彭汉花白楞男人几眼，心情不顺地去抽大烟。不久大山坑发生透水事故，这个心狠手毒的孙大柜和日本人一起在坑底下淹死了。彭汉花这朵花也象遭了霜打。紧接着彭三蝎子的死，弄得彭家大院的兄弟姐妹闹家产纠纷不可开交。还没等她直起腰脊骨来，矿山各大柜的一场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得昏天暗地。彭汉花几乎被手下几个大把头吞光了。她这个半老徐娘的寡妇，两条腿象被缠上了牛筋绳子，有劲也登达不开了。还好，她几次哭着去找豆腐西施老四彭汉贞，彭汉贞在日本驻奉天领事面前施了把力气。日本炭矿所对彭汉花另眼看待了。她又擦胭抹粉打扮起来改嫁给一个叫刘秋的大把头、外号碾不死的臭虫，彭汉花死灰又复燃起来。大柜改了名号，服贴在日本人身上，再加这个大把头比孙大柜更狠毒，一两年工夫，又发得冒起烟来了，成了吃日本股息的两合水大柜。

李顺兴开木匠铺发了家，彭汉花早有耳闻，恨得从牙缝里冒酸水，几次起歹心要把李顺兴推翻个儿。她认为李顺兴象棵无根草，不用说拔，用脚尖也能碾碎他。她咧着嘴当她后夫这么一说，谁知这个大把头叭的拍下大腿说：“你是个瘪眼仁，看不清势头。砖城里的顺兴木铺，那已经是扎下根的大树了，拔不倒了。这个李木匠和矿山几家大柜都磨耳擦腮，有些把头、警察都被喂得肥胖流油。你要斗不倒他还兴许咬了自己的手。”这个跑惯了世面的大把头，说了个滴水不漏。

彭汉花酸倒了大牙说：“把一个穷木匠说成一尊神。我